

## 于此辽阔之地

□沈念



## 编者按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让新时代的文学为时代书写、为人民放歌，省作协组织全国知名作家行走于白山松水间，感受吉林全面发展的昂扬旋律，以文学的形式，热忱描绘吉林全速启航的时代风貌。从即日起，《东北风》周刊开辟专栏，陆续刊发“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主题采访采风作品。

上山前，一个地理纬度萦绕脑际。北纬41度，世界冰雪黄金纬度带，也是长白山纬度所在。

终年积雪，望之洁白，长白山因此得名。第一次抵达，我的眼睛踏入一片陌生之地，但又不完全是陌生的，曾经对北方的想象，地理学知识上的见闻，众口相传的风土物产，早已让我对这里的山川、冰雪、物候心驰神往。

上山去往的是天池，中途换乘，人们分别散入越野四驱，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出发。山路平坦向上，积雪堆拢两侧，看惯了漫山遍野的苍翠绿意，长白山的空旷起伏，冰天雪地的粗砺，白茫茫一片辽阔，一下就镇住了来自南方的我。

每一座山，都是地壳经历生命疼痛后的伤痕所在，长白山亦不例外。多少年前火山爆发，由火山锥体内积水而成的著名火山口湖天池，海拔2189.1米，高度并无可炫耀，但因为气温低，泼水成冰，因为水质好，清明透亮，这个高度就有了独特性。朋友反复提醒，山顶风大，寒冷难御，军大衣、厚羽绒服、暖宝贴、遮阳帽、墨镜、手套、防滑鞋，言谈间已经让人提前在想象中经历一场极地生存挑战。车窗不敢轻易打开，呼啸风响，声声紧急。没有体验就没有发言权，终于可以下车，下意识裹紧身体，但寒意瞬间就占领了身上没有遮蔽严实的地方。

离天池不远处，有一间观气象的木房子，木门紧闭，沉默无言，站成了山顶的一处风景。木头是大圆木，一根根垒起，巨大的铆钉锁定。宽阔的横断面上，裂纹模糊了年轮，但一定是山林里长寿的土著。转山那日，长白山礼遇来访者，以最好的天光款待我们。凡大山都是收藏家，藏风霜雨雪，藏日月星辰，藏鸟虫林草，也藏遥远迢迢。而我对长白山的所知，过去的全然模糊，是眼前即景帮我建立起一个辽阔之地的切身印象。

## 冰雪

站在天池的风口，呵气成霜，寒沁入骨，得赶紧避开，仿佛一阵风，人会冻成山顶的又一块石头。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围站天池，众声喧哗，却也闹不醒已冰冻的水面。清澈明亮的水不见了，变成了一块硕大无比的白玉，如此安静，又化作天空的一面镜子，世俗之物无法投影。

天池是北国之江的源头，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的水，都是沿着长白山的万沟壑，沿着千年河道绵延去往的。往更远处眺望，黄海、日本海、北冰洋，都有长白山的水元素。水带走了山的气味、声息和心跳，山的辽阔也因此扩展。

雪在半月前停了。在漫长的长白山冬季，山景就是雪景。我探出身体，长久凝视天池的冰面之下，深厚沉郁的冰面之下，有一种坚实的黑。当地朋友说，夏季

责任编辑：王小微

到来，融化后的雪水，掬在手心是白的，挤满河道顺流而下，看上去色泽却有黑的错觉。黑土黑，山脊黑，黑是黑土粮仓，也是黑土生金，未被白雪覆盖遮蔽之处，都有深深浅浅的黑色。黑是碎黑，白是碎白。晴空万里，黑色的山岭是沉潜的、低埋的、隐忍的，白雪是发光的、透亮的、张扬的。黑白互生，黑与白成了长白山的双元色。

我摇转身体，上山者都在摇转身体，不断拍下山影像。黑白相间的山体在镜头里有了连绵起伏，有了重岩叠嶂，也有了壁立千仞。如同一位丹青妙手，用小斧劈皴、披麻皴、雨点皴等皴染笔法，在天地间的巨幅白宣纸上勾画着世间万物。

冰雪是长白山的面孔。对长白山的向往也是对冰雪的向往。在龙门峰峡谷，我从雪地捧起一掌窝雪，散向空中，轻盈的雪花漫天降落。这种含水量极低的粉雪，结实饱满，让雪量大、雪期长的长白山成为滑雪者的最爱。在万达滑雪小镇，我看到一个九岁小女孩从高峰度的山顶往下滑，那份与年龄差异甚大的从容、淡定，尽显征服者的气度。在二合雪乡的孙家大院夜宿，山野静寂，黑土休眠，偶有雪团从枝间落地，偶有起夜者踩雪而行，声音细密而幽远。待晨起登高，才看清大雪覆盖的村庄。雪雾弥漫，家家户已有袅袅炊烟。树枝是黑的，屋顶是白的；道路是黑的，原野是白的；木柴垛面是黑的，木柴垛顶是白的；屋檐是黑的，檐下冰柱是白的；山脊是黑的，山顶是白的。眼中所见万千，多么像黑白版画，黑是底色，白是艺术的创造，各自恪守着天然的秩序。

冰雪是大地凝视的目光。冰雪不冷，长白山不冷，我倒愿意呼吸室外冷的空气，使人精神焕发的空气。冷是有颜色的。我在长白山看到的冷是白色，又不是一种白，是千万种白。冰雪覆盖之处，生长从未停止，长出了银白、乳白、烟白、灰白、玉白、草白、米白、莹白，也长出了薄荷白、象牙白、月光白、羊毛白、粉红外、鱼肚白、浅紫白、牡蛎白、珍珠白……长白山的白，有着千语万言、千姿百态，也有着复杂的神情、粗犷的动作和微妙的心理。像攀登者，我在雪地上踩出参差不齐的脚印，脚印延展着山的边际和高度。我好几次走进丛林雪地，看到白色光影恍惚，想象着漫长严冬过后的夏季到来，万物复苏，枫桦、胡桃楸、黄菠萝、水曲柳、毛榛子、山梅花、刺五加，绿意蓬勃，草木言笑，也有野兔、马鹿和山酢浆草、舞鹤草……它们都是长白山的色彩。

因为冰雪之白，长白山的呼吸有了既遥远又迫近的回响。大雪有多辽阔，白色有多辽阔，长白山就有多辽阔。

## 流水

流水是另一种白。在绝壁白雪的映照之下，一条五米宽的河流穿过一片巨大的原始红松母树林，如同白练飘然而至。

水是从狩猎场境内的碧泉湖溢流而出的。人工筑修的碧泉湖以白色碧绿得名，湖心有一亭阁，四面林从白雪点缀，湖面雾气缭绕，一群墨绿的野鸭子悄无声息地游来游去。若从高处俯瞰，大有张岱笔下“雾凇沆砀，天与云、山、与水，上下一白”的清幽之趣。碧泉湖因“两恒”而闻名，一是恒量，四季水盈不亏；二是恒温，常年为6到8摄氏度。又因水质清纯，碧泉水成为有点甜的农夫山泉水源地。

湖东有溢水口，十余米长两米多高的落差，造出一道哗然有声的瀑布。流水自西往东，沿着青石河床，漫流出有数公里的露天河。积露成河，好独特的名字。水常年不断流，就有了远近知名的露天河漂流。第一次冬季漂流，又是在东北的冰天雪地之上，原本是未曾想象过的奇妙体

验。双人艇左摇右晃，顺着河水一路向前，水清见底，石头或铁青或墨黑。远处水上热气腾腾，岸上枝杈和岸边裸石，雪衣覆盖，林间的雾凇挂挂，透亮晶莹，似乎多年前就在此等待远方来客。

河岸枝头的雾凇，有水晶之美，有雕塑感，好看得很。水流的恒温与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相遇，在这林地之中提供了雾凇出现的天然佳地。满树银挂，静止不动，却仿佛有铃声传来。有时不忍淘气之心，又恨手中的木桨太短，伸向半空却有距离。冰枝冰叶，垂挂挂梢，纹丝不动。风是雾凇的天敌，没有风，雾凇的生命是安静的一生。

水流经不同地段，有了缓急，有了动静，就有了惬意。已无需木桨，任凭小艇顺流而下。急水处有旋涡，小艇转动，撞向岸边岩石上深深浅浅、晶莹剔透的浮冰，心中的惬意和愧对，不时从嘴里惊呼出来。仿佛是为了回应，树枝上的雪花飘洒，半空飞扬旋转，但等不到看它落地，水流把我们推向了前方。水在此时成了奔赴身后的命运之手。

露天河必将是流向远方的。漂流还在继续，水流的潺潺声、哗哗声，还有低沉的哼唱，让人感觉到了声响之外的安宁。这是奔赴至此的我们的内心期待。从喧闹的城市来到大自然偏爱的长白山腹地，得浮生半日闲的惬意，已令人不知何处是归程了。对水的走读，就是一种精神的巡游。

所有从长白山出发的水，长着并不相同的模样，地上地下，结了一张水系之网。那是一张让人眼花缭乱也心花怒放的水域图，松花江、辽河、鸭绿江、图们江、绥芬河……吉林省内流域面积20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小河流有1648条，水把它们的名字刻在辽阔之地，也是刻在流传的时间之中。我从满语之意为“果实”的舒兰市经过，这片属于长白山生态资源保护的核心区，就有大小河流65条，霍伦、拉林、细鳞、卡岔……一条再细小的河流都会有自己的名字，就像长辈给孩子取名，也是传递一种希望。水从生金的黑土地上流过，水稻、大豆、小麦，流青溢翠。水是八百亿斤粮食年产量背后的丰收密码。水把这些奇奇怪怪却含意丰富的名字带到四面八方。朋友欢喜地谈论着长白山往西北区域的河湖连通，依托洮儿河、霍林河、嫩江和水利工程所覆盖的盐碱地上，雨洪和过水最大限度地恢复着曾经退化的湖泊湿地，消失的草场浩渺和万鸟翔集又开始了回归。

积露之水，生生不息。水的命运暗藏着人的命运，顺利、波折、跌宕、回旋、平和……大地上的水流，无不将人类的目光与心灵延展至更远的地方。这是流水带给人的启示，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投影。

## 岳桦

车内一片寂静。行至半山，突然就看到了那片树林。前往天池的山路盘旋，树林仿佛也和山路在一起盘旋。寒冷、降雪、大风，我惊诧于此等恶劣环境下活着的树——那要有多大的心劲，才敢傲霜斗雪地生存下去啊！我的目光追随着它们，白色带灰青的树干和褐色的枝条参差万千，远看有些像弯曲、匍匐的高大灌木雕塑群，或者就是一幅以点皴为笔法的山林画卷。

同车的朋友是跑农业口的记者，向我普及这种树——大名岳桦，典型的寒带植物，落叶小乔木，只有在海拔一千米之上的长白山看得到。这种唯一性，让它成为山上植物中的另类。她翻出手机中的一

张照片，那是从高空俯拍的岳桦林，沿着沟谷向高山伸展，在秋季的第一场霜降之后，金黄色的枝叶，在阳光下把山峦装饰得金光闪闪。长白山分布着我国面积最大的岳桦林。高海拔的山体边缘，岳桦在四季站成了不同的风景。我闭上眼睛，想象大雪漫天的时刻，这种有意矮化躯体以减少暴风雪侵害的树，隐匿于厚厚的积雪之中，只露出坚硬的枝条。黑色的枝条，被风吹响，声音响彻天空和山谷。孤独地站立，如同一群经历万难千难的前行者，镇定沉着，无所畏惧。

我没想到朋友对长白山的植物如此熟悉。长白山2639种野生植物，其中有36种珍稀濒危物种，加上共计三千余种动物和药用植物，让长白山的温带原始森林生态系统成了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保存的完整度和生长的良好性，是长白山的另一种辽阔吧。

我们是从北坡上山的，朋友说起到过的西坡，岳桦常与鱼鳞松伴生，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于是有了松桦恋的传说。岳桦成林之地，多为长白山火山碎屑堆积的地方，这似乎是一种有意的选择，要同山的身心紧密贴近。风雪来临，金色的叶子飘落在地，地表的草本植物多已枯萎，唯独林下的牛皮杜鹃叶绿枝挺。岳桦是有魔法的树，它连同林下的忍冬类灌木、繁茂的草本植物、根系发达的杜鹃，让极易流失的水土，紧紧地环抱在自己的脚下，大雨的冲刷也阻止不了它们的亲密。高山的守望者，也是长白山水土保持的功臣。

生命在这旷野和冰雪中如何延续？常识中，所需的阳光、气候、土壤，似乎都不属于这一片山林。林下长年湿润，透光适量，草本全覆盖，稳固地保持着水土，但减少了岳桦种子与土壤充分接触的机会。这个问题在朋友那里也遇阻了，倒是当过护林员的本地司机告诉我，岳桦是以树桩和自身腐体为场所来完成世代更替的。断枝落地，树干死去，发育发黑的断面，在风雪冰冻中自愈，在腐烂中重生。待到来年春夏，又是新枝颤动，生机勃勃。这绝处逢生的聪慧，远远超出人类有限的想象。

长白山的夏秋季总是在眨眼间离开。漫长的冬季降临，岳桦林里没有了昆虫的唧唧私语，飞鸟也已远去，啮齿类小动物得以在此安全过冬，石堆中偶尔传来东北鼠兔发出的鸣响，在风声里变成了呜咽。大自然里时隐时现的声音，突然响亮地冒出来，却让人心生欢愉或忧戚感。下山途中，我去看望了一片岳桦林，低海拔山区的岳桦，树干直立，侧枝繁茂，不同于高海拔的匍匐散乱。灰白色的树干上，树皮呈横条状裂纹，据说它木质坚硬，密度大，能沉入水中。它的平均身高在10米左右，随着海拔增高和风力增大而矮小。在漫长的岁月里，唯独它经历着高山的严寒、风雪，顽强存活于发育不良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少的山地。那种艰难中的开拔，死亡中的涅槃，言说不尽的命运之变，在长白山，生命的坚韧需要我们为之大声歌唱。

尼采说，世间万物皆相联、相引、相缠……岳桦成林，白雪点点，恰好是对长白山最好的注解——长相守，到白头。遇到的每一位当地人都会说，任何季节来长白山，都有令人怦然心动的风景。尚未离开我，又有了何时再次抵达这一纬度的念想。

全国知名作家吉林行作品展



## 跑冰排

谁见过  
大江这样冲动  
用积蓄  
一个冬天的力量  
撕开了三尺厚坚冰  
于是老东北  
开始了跑冰排  
汹涌江水  
竟推走了一个支离破碎残冬

岸边水榭草  
虽然  
只剩下干巴巴草梗  
那份  
颤颤巍巍的摇曳  
却一丝一缕  
透露出大地的心情

天空鱼鹰  
似乎  
还有点发冷  
哆哆嗦嗦的翅膀  
斜着冰排擦过  
却触动了  
春天最为敏感神经

猫冬的鱼把头  
还没怎么睡醒  
冰排的巨响  
一下子让他睁开惺忪眼睛  
看着  
冰缝中飞溅的激流  
顺手就抓起  
沉睡了一个冬天的纲绳

毕竟  
冰封得太久了  
骨头节都有点僵硬  
望着  
渐渐远去的冰排  
老北江和它主人  
迎来开江打鱼的黎明

## 雁翎水

经过  
大风小嘴的打磨  
雁翎水  
已将沉闷冬天撕破  
丝丝缕缕细流  
正咯咯啦啦撬开冰封的江河

透明水滴  
带着愤然地火  
涓涓滑流  
有着骨头般性格  
每一朵浪花  
都是一刃锋利刀尖  
每一丝水纹儿  
都是捆绑冬天的绳索

虽然岸边  
还有着斑斑残雪  
雪下小草  
还没有返青复活  
但春风  
终于到来了  
岁月马车  
正咯咯吱吱碾过苏醒的惊蛰

大棉袄  
还穿在身上  
时不时感到灼热  
狗皮帽子  
还捂在头上  
打鱼人开始了春天思索  
开江网  
终于锁住了  
是什么打开  
比石头还坚硬的江河

冰排流动了  
流走了严冬冷漠  
鸟儿飞来了  
衔着春意的云朵  
此刻——  
雁翎水早已流走了  
流向哪里  
连远方的大海  
都保持着无边无际的沉默

## 老东北记忆 [组诗]

□王长元